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明帝

東平王蒼 明帝弟

疏薦吳良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敢東愚贅犯冒嚴禁

上書諫獵

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萏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彷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
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
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上疏歸職
蒼在朝數年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故上疏曰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
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
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

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遷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收躬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尚書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

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上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再上災異䟽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

綏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鄭衆字仲師興子越騎司馬

諫遣使匈奴

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

樊儵（字長魚湖陽人燕侯〻）

論治廣陵王獄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

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漢章帝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大鴻臚

議貢舉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

議彤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
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
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
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
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
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
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
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
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
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

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孔僖字仲和魯人郎中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

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閱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與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遺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

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馬嚴字威卿馬嚴兄子御史中丞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

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輙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寛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條奏左氏傳大義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鮑昱字文泉上黨屯留人也太尉

災眚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議救關寵

初關寵破北虜圍柳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

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壽嘗上書陳竇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後
因朝會譏刺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
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曰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謡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
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
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司空

上書請抑馬氏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

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

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

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

之家在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後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諭也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
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刻著五臧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
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上書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

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
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
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
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
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
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
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
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上書請抑竇氏

諸馬得罪歸國下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喣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

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
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
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宋意字伯志南陽人

諫寵二王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父叔濟南中
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
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

過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闓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

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
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
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
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
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
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
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
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

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
欲從之意上號曰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玆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尚書令

奏除均輸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尚書

疏除苛政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悦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産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虚子産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詩云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奏月令

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茘之應芸香草茘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其以行大刑不可謂静議
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
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灾害自爲
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
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
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
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奏定法令

寵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

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楊終 字子山成都人郎中

上章帝書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人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

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

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德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冊上書

前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

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諭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

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

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

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

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

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子定遠侯

上疏請兵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鈆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絶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

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班固字孟堅彪子蘭臺令史

說東平王蒼

時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蓺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之別於目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敫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吏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當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曰華周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巳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

薦謝夷吾疏

代司徒第五倫爲文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治雍熙殷周雖有高宗呂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隷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奏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深察實爲九伯之冠（九伯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史蘇晉太史善筮京房善陰陽占候）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志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

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
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
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司空

駮議輕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
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

若開相容恕着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冊上䟽

臣敏蒙恩時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灾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

議天下幸甚

東漢書疏卷之二 終

東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和帝

張奮字稚通紀子司空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巳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懸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將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

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大尉日食上封事

是竇大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
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
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

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外戚大將軍

上皇大后䟽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䟽皇大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

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大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文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

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劉愷字伯豫般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

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

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

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

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
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
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
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
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
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
傅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弒）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

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好兵公不

禁大夫召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刺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敎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

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衰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非辜則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誅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張俊 蜀郡人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遺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冐拜章

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太尉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安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
東太尉宋由光祿勲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
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
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
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

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綖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綖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微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
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
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
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恭之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司隸校尉

上疏請誅竇瓌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
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
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
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
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
萬夫之惑

黄香 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大守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録遭值
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
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
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
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
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樊準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
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
諓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災異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
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遏所衣食誠
父母之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
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
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
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
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

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黄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横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横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

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飾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班昭字惠班班彪女超妹曹世叔妻號曰大家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頼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髪無黑

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

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

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

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

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

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

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

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梁嫕 梁竦女南陽樊調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既伏辜誅海内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崇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葬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郭玉 廣漢雒人 太醫丞

對醫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愼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

東漢書疏卷之三終